

国内第一部详述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历史的系列丛书

野望 围堵中国的甲午一战

“军国日本”
系列丛书

陈悦◎著

以邻为壑，

战胜中国才有帝国扩充的空间

视朝鲜半岛为核心利益，随即谋夺东北、台湾以扼制中国，了解在甲午年因何而败，中国才能免于重蹈覆辙



江苏人民出版社

野望

围堵中国的甲午一战

“军国日本”
系列丛书

陈悦◎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野望 / 陈悦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11

(军国日本)

ISBN 978-7-214-10275-1

I. ①野… II. ①陈… III. ①战争史—日本—近代②
间谍—情报活动—史料—日本—近代 IV. ①
E313.9②D7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69151号

书 名 野 望

作 者 陈 悦

责 任 编 辑 刘晓燕 杨娅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漕县镇后地村, 邮编: 101109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0275-1

定 价 3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序

在东亚地区的近代历史上，素有军国传统的日本是影响这一地区和平的一大不稳定因素。这不仅仅是由于日本在二战中穷兵黩武，带给邻国莫大伤害，更由于迄今为止，它仍然拥有极具威胁性的战争杀伤力，且历来对侵略历史缺乏真正的反省。

2012年以来，日本与中、俄、朝、韩等国因岛屿之争不断引发纠纷，国内右翼势力喧嚣尘上。东亚地区的和平会不会因此受到干扰，甚至被打断，自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课题。日本在巨大的国际及国内压力下，会不会铤而走险选择战争？日本自卫队的军力会不会轻易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在短期之内迅速膨胀，一如往昔之彪悍？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或许有所预期，却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因此，重新回顾日本的战争历史，在当下显得更有意义与必然。

“军国日本”系列丛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了日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动机与实战表现，同时也着意察探和归纳军国主义在日本历史上的源流以及它所生长的特殊的社会土壤。

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战争的狂热，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追寻，与公元12世纪末兴起并延续数百年的武家政治不无渊源。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之后，武士取代公卿跃升为统治阶层，国内尊武之风盛行，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普遍信念。室町幕府末年的战国乱世是此种心理最典型的体现，常态下恪守等级制度、强调服从与尽忠的日本社会，对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下级武士僭越、背叛、谋杀领主并取而代之的所谓“下克上”事件，竟无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和抵触，而是灵活地默认了权力更迭。日本社会里存在如此的文化基础，即，愈是在非常态的历史时期，愈容易把武力征服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顺位，表现出一种遵从强者逻辑行事、弱者任其凋零的赤裸裸的丛林作风。

走入近世后，明治维新这场变革进一步强化了日本社会对武力的尊崇。正如戴季陶在其名著《日本论》中所指出的，军国主义不可能限于思想上的表现，而一定要成为一种制度，军事组织的力量成为政权重心，日本在明治时期不但完成了军国主义的制度化，而且是以惊人的高效完成了这一进程。据日本学者估算，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军事费占到全部经费的80%以上。在国内一般机械工业尚

无影子时，日本的炮兵工厂、横须贺造船厂已发展为世界一流的大工厂，军事上必要的铁路、电话、电报等设施在完全无视经济需要的情况下被迅速建立，对邻国军事情报的搜集和运用，则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精细程度。即便如此，山县有朋1880年向天皇递交《邻邦军备略》时，还在指责政府分不清“强兵”与“富国”的本末关系，对军备扩张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而伴随着军队近代化改革完成、参谋本部设立、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等一系列事件，军界巨头们得以挣脱政府内阁的制衡，真正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手行事了。

军国化进程的结束对日本未来的战略选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武力的运用，除了扩张，自然再无他途。孱弱的亚洲诸邻被彻底抛弃，以西方列强殖民策略为学习对象，日本决意侵吞琉球群岛、台湾岛、朝鲜半岛甚至中国大陆，在东亚建立由其主导的新秩序。鉴于东亚战略与清国、俄国两大国存在重大冲突，日本挑动事态，主动求战，日清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接连爆发。这两场战争中，日本最终得胜虽有侥幸成分，但世界各国却不得不悚然心惊地承认，这一尚武之国对于战争技巧的纯熟运用，以及开国短短数十年内其军国化的军队表现出的惊人战力提升！日本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但也从此在扩张的道路上一去不回。

战功煊赫的日本军部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对外扩张的冲动更难扼制，军国主义演变为无理性的战争狂热。1937年全面侵华后无法迅速打垮中国，又在北进的诺门坎战役中遭到重挫，日本不得已将战略目标转向东南亚。凭借着与德、意两国结盟，以及用一纸中立条约稳住苏联，它孤注一掷，在西太平洋上挑战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在各国盟军的联手打击下，终至一败涂地。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在发动了一场与其综合国力极不相称的、不断扩大的战争后，日本终将绞索套上了自己的脖子。

历史虽已证明军国主义道路必将日本引向灭亡，但在今天，亚洲各国对日本的军国化倾向仍应保持适当警惕，并认真做好战略及战术的军事预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军国日本”系列从书着重选择了几个关键性的时点，从战争本身出发，展现战争细节，剖析军国文化。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军国日本，或许不失为一种珍视二战成果、维护地区和平较好的方式。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回望甲午

- 觊觎朝鲜 / 007
- 寻衅开战 / 011
- 被戳破的纸糊大清 / 017
- 战火烧过鸭绿江 / 022
- 挥向辽东的铁拳 / 024
- 北洋舰队覆灭 / 026
- 辽河平原失陷 / 028
- 《马关条约》签定 / 030
- 失落的宝岛 / 032

第二章 将老朽大清拖上战场

- “首席外交官”袁世凯 / 036
- 稀里糊涂的“入套” / 041
- 尾随清兵而至的日兵 / 044
- 对朝外交成了烫手山芋！ / 050

第三章 愚不自知的对手

- 写在奏折里的“坐井观天” / 058
- 海军难称亚洲第一 / 059
- 百万雄师是“虚架子” / 064
- 攻讦何来？ / 068

第四章 丰岛，一场变形的海战

捷音变奏曲 / 074

“济远”竟是逃舰 / 079

尾炮退敌的真相 / 083

悠悠众口说是非 / 086

第五章 狭路相逢 勇者难胜

“精锐”奉军奉调入朝 / 090

左支右绌的平壤守备 / 093

恶战玄武门 / 097

第六章 危若垒卵的平壤会战

耗尽弹药的孤悬之军 / 106

卡在半途的军粮 / 108

惨败，毋须意外 / 112

第七章 亚洲第一？还是可欺的对手？

海军“专用”散碎劣煤 / 118

赶制出的问题炮弹 / 120

超龄使用的报废锅炉 / 123

被时代技术远抛的舰队 / 125

人员，唯一的希望 / 129

第八章 决战大东沟

误打误撞的相遇 / 139

北洋舰队阵型考辨 / 142

丁汝昌重伤真相 / 146

鱼雷错失“西京丸” / 150

没入海涛的致远舰 / 153

附 慈禧挪用海军经费的真相 / 158

第九章 聚焦海战逃逸事件

- 真相拨云见日 / 166
- 战场以外的方伯谦 / 168
- 丰岛，歧途的开端 / 173
- 终曲：伏法 / 175

第十章 不见硝烟的秘密战争

- 日谍大员漏网“重庆”轮 / 180
- 石川伍一案 / 183
- 江南谍案 / 187
- 冰山一角 / 191

第十一章 远东直布罗陀的陷落

- 花园口登陆 / 196
- 金、大失守 / 199
- 乱作一团的后路陆防 / 202
- 土城子大捷真相 / 204
- 血肉筑起最后的防线 / 206

第十二章 官场功夫用在战场之上

- 山东巡抚突然调任 / 214
- 是友？是敌？ / 216
- 布防堪忧的荣成 / 221
- 未遇干扰的登陆 / 224
- 拱手让出威海后方 / 226
- 海军绝地受困 / 228

第十三章 血染炮台

- 战、守之争 / 232
- 龙庙嘴事件 / 235
- 激战摩天岭 / 238
- 三百死士 / 240

戴宗骞之死 / 244

第十四章 千古艰难唯一死

北洋海军提督 / 250

如潮的攻讦 / 254

革职问罪 / 257

困守刘公岛的日日夜夜 / 260

第十五章 东北战场接连败绩

弃淮用湘 / 270

攻不下的海城 / 276

日军趁隙奇袭 / 280

战局崩溃 / 283

第十六章 败者与胜者的谈判

清廷筹备议和 / 288

泣血春帆楼 / 290

割地赔款 / 293

附 李鸿章的最后时刻 / 301

第十七章 鲸吞台湾

抵制日占的权宜之计 / 306

李氏赴台交割 / 309

抗日的“短命”总统 / 311

最后的希望——黑旗军 / 316

弃台而逃 / 320

参考书目 / 327



帝国在朝鲜的贸易利害，既深且久。而且，帝国在朝鲜的利益不止于贸易，于国防上，于条约所规定的我国权利上，其有关利害之深，决非他国可比，自不待言。我国并非全然不管朝鲜会成为北方邻国的饵食或者成为西方邻国的饵食。因为朝鲜衰亡或者被他吞噬，从帝国的利害关系来说，是绝不可置之不理的。

——《东京日日新闻》，转引自日本学者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

第一章 回望甲午

走入近代的日本，以明治政府为代理，最终选择了一条以武力扩张来抵御国运危机的道路。近在咫尺的两大强邻——俄国与清国，一直使它深怀警惕。日本觊觎朝鲜半岛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地位，一直试图取清国而代之，晋位为朝鲜宗主国。1894年日本借朝鲜内乱，悍然发动战争，百病缠身、积重难返的大清竟然不敌，落得向日本割地赔款乞和的地步。

“寄海署（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日本屡请我兵船往巡修好，现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船，于五月二十日开赴日本之马关，由内海至东京晤李公使（李经方），再商定巡阅沿境各口，事竣并顺阅大阪、神户等处。据李使回电，已转致日外务省照料，请代奏。鸿。”^[1]

1891年6月30日，位于日本本州东南的神户港彩旗飞扬，礼炮齐鸣，当地政府和日本海军的大批官员在岸上翘首迎候。港湾入口处，一队龙旗飘飘的战舰，正缓缓地驶来。

应日本政府邀请，清政府派出北洋海军军舰正式出访日本。从6月30日到8月5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迎着东瀛夏季融融的暖风，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访日舰只穿行日本内海，先后访问了神户、横滨、东京、长崎等城市、港口。期间日本天皇亲自接见慰问，华胄贵族、政府要员、海军将领、地方缙绅更是纷纷设宴款待，气氛极为亲密融洽。既往两国间的种种不快，似乎随着相逢一笑，就此永远化作了历史。

上述的一幕，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可以说会觉得非常陌生和根本意想不到，乃至无法理解。近代从“琉球事件”开始，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为什么突然演出这么一幕？既然出现了这段中日交往的蜜月期，为什么几年后还会发生甲午战争？

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北洋海军1891年访日的一个多月前，日本风光秀丽的琵琶湖畔发生的意外事变。

世界进入英国人统治海洋的19世纪后，远离工业文明中心的东亚，处在一种独特的博弈格局中。老大帝国中国，尽管周边的琉球、越南、暹罗等属国如落叶般片片凋零，然而借着洋务自强运动在磕磕绊绊中勉力推行，外在也俨然是一只

正在苏醒中的巨龙。中国东南海外的日本，虽然小国寡民，土地贫瘠，但是船小调头快，在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中，已经变为远东不可忽视的新兴强国。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台湾、朝鲜问题，时有摩擦，日本视中国为假想敌，中国称日本是肘腋之患，双方间以海军为代表的军备竞赛之激烈，一度令某些欧洲国家都为之咋舌。

在中日两国之外，海上连檣而来的英、法、德、美等国，也纷纷在东亚落子布阵，占有、巩固各自的利益。

更不容忽视的则是第三股势力——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既有欧洲国家的外表，同时又是一个在欧亚两大陆都有利益索求的双头怪鹰。众所周知，俄国的远东地区，大部分是苦寒的莽莽荒原，不利于殖民耕种，而且缺乏通往太平洋的常年不冻良港，犹如一个躯体庞大、但总是自感饥肠辘辘的莽汉巨人。俄国对拓展远东的疆域有一种极为迫切的需求，与俄国疆界相邻的亚洲弱国朝鲜成了其志在必得的目标，而这又必然与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同样对朝鲜虎视眈眈的日本产生矛盾，俨然是东亚的一出近代三国演义。

为了对远东这块各国势力消长还不明朗的土地有所认识，借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绕海路前往海参崴主持开工仪式的机会，俄国太子亚历山德罗维奇，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顺道开始了他在东亚国家的首次游历。对俄国皇储的到来，清政府予以热情接待，特别调派包括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在内的多艘北洋海军军舰护卫，一路护送其从广东抵达江苏，再沿长江上溯内地参观。完成在中国的特殊旅行之后，俄国太子又踏上日本的土地。

接待俄国太子，日本政府也极尽殷勤。经过在长崎、鹿儿岛、京都等地的参观，1891年5月11日，日方又安排其前往著名的风景名胜——琵琶湖游览。未料，归途中，当贵宾一行路过天津市街时，路旁担任护卫的一名名叫津田三藏的警察突然拔出倭刀，劈向俄国太子，连砍两刀。事发突然，幸亏与尼古拉同游的



青年时代的俄国太子尼古拉（1868—1918）

俄罗斯一直关注着远东的各种事务，尼古拉早在青年时代，就已先后访问中国、日本。赴日遇刺事件使得尼古拉对日本有一种莫名的恶感，1894年他加冕登基后，加快了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抗衡。

希腊王子挥舞手杖奋力和刺客搏斗，与其他日本警察一起制服了刺客，尼古拉只是头部留下一道9厘米的小伤口而已。

史称“琵琶湖事件”、“天津事件”的这一突发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舆论哗然。刺客津田三藏接受审讯时的演说，更让日本政府惶恐不安。津田三藏坚称日本人都知道俄国要争夺东亚的利益，是日本的大敌，既然俄国的太子来到了日本，日本的爱国者就不应放弃这个斩首夺旗的大好机会。^[2]

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所持的是一种既恨又怕的心理，既嫉恨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覬覦远东的利益，很有一番与俄国竞争的决心，因而长期在国内极力营造俄国威胁论，培养积蓄仇俄气氛；同时，日本政府因为自感实力不足，又对国土辽阔且属于欧洲强国的俄罗斯心存畏惧。突然发生俄国太子在自己国土上遇刺的大事，顿时令日本政府惊慌失措。

担心俄罗斯会把这件事作为借口，发动讨罪战争，侵略日本，东瀛三岛陷入极端的“恐俄症”中。事发第二天，天皇亲自出面赔礼认罪，政府则组织全国做出种种举动向俄罗斯示好，日本各地庙宇、教会全部被命令祈祷俄国太子痊愈，各种社团、人士发出的慰问电多达一万余封。更有甚者，日本山形县一个村子还通过法令，禁止姓津田的人家取名三藏。5月20日，出现了一名27岁的日本女子

并不安静的日本

在西方文明席卷而来之时，日本民族的危机感被极大地激发了起来。表面上看，或许它仍然如往日般宁静安详，但为了谋求国家的安全与腾飞，它此刻所想的只是不断扩张，以便获得与强者抗衡的实力。



行刺俄国太子的日本警察津田三藏（1855—1891）

行刺事件加深了日、俄两国的相互敌视，也间接使得日本政府提前发动了对朝、对中的战争。津田三藏因行刺一事被判无期徒刑，1891年的9月29日患急性肺炎死在北海道的拘留地。



留下向俄国政府的赔罪信后拔刀自杀、以命谢罪的极端举动。可在极力的弥补之外，又发生了一件令日本政府感到颜面难堪的事，尽管政府一再要求将凶手津田三藏处以极刑，但法院坚持司法独立，不受政令影响，只对他判处了无期徒刑。

面对日本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谢罪示意，俄国政府的反应非常冷淡，倒是对中国驻日公使的探望表现出了极度的礼遇，并通过电报向光绪皇帝致谢，“蒙大皇帝福庇，伤已平复，后日起程，由海参崴回国。大皇帝笃念两国友谊，前在广东、南京、湖北等处缚此优待，今复温旨垂问，贵使降临，感激无地。”^[3]

离开日本，俄国太子在海参崴主持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同时宣布加快海参崴军港的建设，从黑海、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军舰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4]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意味着俄国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从欧洲调运陆军来东亚；海参崴军港的营建，则表示俄罗斯将拥有在远东驻扎一支庞大舰队的硬件条件。种种迹象表明，俄国以日本为目标，进军东亚的战车开始大幅提速了。

在19世纪，日本在东亚政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呼声。围绕东亚局势，日本国内分为以当权的旧萨摩藩、长州藩人士为主的萨长派和以不直接参与政事的明治维新元老以及民间人士为核心的兴亚派，二派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持“兴亚”意见的一派，主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日本、中国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携手结盟，快速近代化，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东侵。“琵琶湖事件”发生后，日本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危机压迫下，“兴亚论”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日本主动邀请北洋海軍军舰访日，对外



日本政府兴亚派代表人物胜安芳（1823—1899）

胜安芳，号海舟，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海军将领、政治家。他晚年在对华政策上持中日同盟主张，积极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甲午战争中对他的刎颈之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他的学生伊东佑亨。



极力营造中日两国友好同盟的印象，从而达到震慑俄国的目的。

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

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

萨长派代表人物、海军大将西乡从道

（1843—1902）

日本明治维新杰出领导人物西乡隆盛的弟弟，在东亚政策上持侵略主张，有“西乡暴徒”的外号，曾一手指挥了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的行动，是日本政府内挑起甲午战争的积极主导者。

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

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

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

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觊觎朝鲜

犹如是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自身位置的特殊性，多少会影响这块土地未来的命运。

作为前朝的遗留，在李氏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不同于通过用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仆从国制度，而是在中华文化强盛期，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文化输出地中国所建立的一种文化、情感上的独特关系。这种宗藩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予以分封，赐予名份，并承担对其政权的庇护、应援责任。作为回应，受中国分封的这些属国会定期派出使节象征性地进贡朝见。建立和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依靠的不是单纯的武力威势，更多的是文化的归属感。一旦遭遇暴力干涉，这种看似坚强的纽带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不堪。

19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适逢西方文明大举东进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泛中华文化圈各国都受到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清王朝自顾不暇，周边



大院君李昰应（1820—1898）

朝鲜高宗李熙的生父，与李熙的王妃闵氏矛盾极深。

国家藩属关系的存废，基本无力回天，但唯独毗邻东北的朝鲜，是少数几个清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法理依据，中国与属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蒙昧的清政府不懂得应以国际法认可的形式来重新确认与朝鲜等国的关系，只是一味强调其属于祖宗旧制，希望以此得到国际承认。

“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为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为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5]

这使得中国在施行属国交涉等各类国际法并不承认的权力时，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国家利用，成为插足干涉的绝佳借口。

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63年，国王哲宗去世无嗣，王族旁支李昰应的次子、年仅12岁的李载晃（后更名李熙）被挑选继位。新君年幼，于是采用类似中国太后垂帘听政的办法，由李熙的生父李昰应以太上王（大院君）的身份摄政，总揽朝鲜军国大权。十年之后李熙成年，按例亲政，李昰应不得不交出政权。李熙的王妃闵氏，即通过一部韩国电视剧而为国人所知晓的“明成皇后”，利用李熙性格柔弱，隐操政权，大量任用闵姓外戚胡作非为。本就国弱民贫的朝鲜，又处在国王、王妃与大院君的政治争斗中，更是满目愁云。

日本政府内执政的萨长激进派，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瓦解中朝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影响、控制朝鲜，将其变为日本登上亚洲大陆的桥头堡。1876年，日本利用朝鲜内政不合，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在日、朝间签订了第一个外交条约《江华条约》。约文中，日本处心积虑地加入了“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明治维新之后，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日渐熟悉的日本，利用中国、朝鲜的蒙昧，用这段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从国际法角度